

集部

茅簷集卷五

明　魏學洢　撰

雜著二

曹允大稿序

我意中有人焉眉目軒朗意氣豪上一往之致疑將絕塵橫奔而出而其人方沉深好易與物委蛇有用世之思焉斯何人哉吾黨不再思必躍然鼓掌謂曹允大其

人也夫魚腸之劍三十化而為虎干將莫邪化而為龍奇怪洶不可逆揣然埋地四丈餘光焰干天石函既發是夕反隱此其故何也將無藏逾下者光逾上與易三百八十四爻大氐藏之意居多而允大湛志於茲多抉昔賢所未覔其發舒于文心玄古快取人格格喉間數十年者一朝吐出雖古人飲酒數升恐明亮不能過也然奇氣凌厲一世精悍之色仍自灼爍楮墨間故我嘗戲語允大子自好易耳欲使子擁臯比集年少日微言

終其身必不肯也欲使子抉數册治箋箍桶且賣醤於市尤必不能子若爲張丞相弟子必願入後堂飲食聱珥雜繞莞絃鏗鏘爲樂而必不願與彭司空同見便坐講論卦義日宴賜食以一巵酒相對然則不可一世之槩究將終不可藏而微於楮墨閒露奇此亦未發之石函也全稿久留余篋兹稍歸一二以公之四方四方有人勿徒以南昌土拭之

錢彦林香樹林文序

辦天下之務存乎大力爾矣識逾學逾亮量逾學逾廓獨氣力之猛鷙孱弱壹如色身强怯不可以學而爭昔殷浩宛然謝安石也遇桓宣武則一挫不復振非氣力實出桓下哉新亭之會或至倒手板而安石從容諧笑目如無人豈非氣力實在桓上耶新亭可以折一人則淝水可以折百萬折一人如藺夫子折百萬如寇平仲譬之文字然局勢與筆法雖殊氣力則一而已力茍不逮則雖以王逸少瞻言百里之識而陳力就列訖自宕

功名之外故嘗槩論江左有絶世之力而衡出之者桓宣武也王大將軍其伍也有絶世之力而怙運之者謝安石也王茂弘其伍也識高天下而力不足以達託諸簡淡者王逸少也劉尹其伍也力不克為當世雄而好競焉以困則殷揚州也庾元規其伍也䅶伍索之遠遡隱桓近曁昭代以問學之到通經濟者十亡二三馮氣力之優成功名者十率八九才之不可彊益若此人苦不自知安生夢想然時有柰何之歎私察儕偶亦鮮其

人淺而索之文章一道亦復孱弱多猛鷙寡也嗟乎大力固若是艱與道場巾馭乘右軍派也數語我曰錢彦林盡掃後錞之習使人快心第在以恬持之葢庶幾哉猛鷙之倚也而墨瀋微墮亦動思辟易十人操觚家咸慴之夫今人隅昔人遠矣然各有伍伍分之後駱粤萬里徃返未定徑徑堪危我尚無以定我之所之也其能定當世士哉若問肄業所及則讀香樹林文者彷彿見昔雄走馬舞矟時吾豈有以服其勇矣

易曦侯居業序

余偶入禾城寓古刹燈且㸑矣聞旁舍有南音僧以楚人告須臾笑聲譁入門若將有故人夜訪焉亟相逆恍然若素所暱者而姓字格格不能吐叩之則黄岡易曦侯也嘻三年前曹楨父曾寄語曦侯之為人而晤羲侯反在楨父前不大異邪一時踊躍不快遇新知而快遇舊交徐縱談文章風氣曦侯夷然薄輕巧之習謂尺水興波易萬里無波難余心領之夫曦侯文汪濊滔湯固

夙信其能萬里也而習聞楚之風剽以悍或將有千里江陵之勢發其藏則率皆湛深凝毅獨以逆而奇夫文賤順貴逆非徒數行內入一二側調之爲逆也又非徒尺幅中首尾掉撥能蜿蜒夭矯之爲逆也心洶洶欲奔諸筆筆洶洶欲奔諸紙巨力者逆挽而進兩息交屏萬籟都寂當此之時心徑寸𡨋窅然入萬丈之底逆而勝如百神之遇神禹𦖂徙惟命或不及勝而决以出則沸然成溢天之湍不過洶洶時一加鼓鑄爾而文之奇乃

百倍豪傑所以重忍力也且不見玉局之賦灧澦堆者乎勃乎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夫洶洶傾注時方將驕騁以徂而忽焉遇巨力之控制是亦文心之灧澦堆也雖然江陵順流之奇尚未得一縱觀焉奚灧澦之知請舉狎見者為曦庚徵頃赴禾城從武水掛帆而西也舟子踞船尾嘯呼余卧船底閉想之風一也何櫂進而帆疾益風行空中舟頗不相及髙為之帆以逆之風怒而舟遂駛人見其駛也以為帆之乘勝而長驅不知

乃風之辟易而疾走也處極順之勢究竟得力于些微之逆者益如此余不諳江道焉知千里之奔流非亦抑鬱後之得志也哉嗟嗟尺水之才詎堪語此其幸爲我質楨父海内同調貴相知心奚必盡須頫而識之雖謂見曦侯即見楨父可也且曦侯示我以遊艸而使我升居業則雖謂余與曦侯輩日相集而策脩辭之業亦可矣

易有功稿序

有功頃從鹽官來亦曾觀海潮乎潮之來也奔者如馬立者如山沸者如百萬之驕兵岌岌乎孤城之若塊也而及其去也咄嗟之間坐見滄海無寸水水之靈怪𧨏若此嗟乎文章亦然天下之字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撮之為句天下之句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會之為理天下之理散布于胷中而能者挾其飛行之氣以出入于楮與墨之間汩汩乎其來也洶洶乎其壯也瀰瀰乎其不可禦也漭漭乎不知幾千萬里也從而想見蛟龍馬從

而想見呑舟之鱗馬從而想見金銀宮闕馬從而想見隋之珠和之璧珍奇寶藏灼爍騰光怪者馬自行自止自來自去宛然豪傑踞將相之位舒卷惟意而作者莫測其所以然一日氣窒識如故法如故辭藻如故而筆墨艱澁蹜蹜不得展縱有精思存馬亦且如尋丈之魚偃蹇橫躓于乾砂涸礫中騰躍無from此則智勇俱困之秋也而作者亦莫測其所以然殆實有鬼神使之能者痞厥所繇夫迺為專氣之守罔頽放于無事之暑罔消

散于得意之會逌逌焉聽吾息之疾徐而偕之寢處呂谷云一泓海水杯中瀉青蓮云黄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胷懷閒奇景躍出蕩于目而沸于指終屹弗動然後真氣來往不至飄忽而難期聖人出東海不揚波此則退藏于密者之使鬼神也曩余弁曦庵稿微逗私指語焉不詳讀有功文惝如望洋焉竊驚怖其言之無極也于其行也申以叩之

錢仲芳晚香堂稿序

我今日而始得一畏友曰錢仲芳仲芳余髫時侶也筆壘角逐文心日奇然心腕狎熟兩相視爲吳下蒙頊從天雄歸談寇平仲韓稚圭兩公往事沸然志經世焉已出其晚香堂新搆精奇偉碩鉅響驚人然我蚤億其能驚人勿驚也徐語及身心性命斬盡泊衆眚以决銳於其所欲往使我憒涕欲雪愧汗如雨十年來頑同石獅此夕頓覺疼熱嗟乎士生當世而傲焉自命千古之文人特懦耳非傲也士所應爲止此哉唐宜之近簡余云

文章之妙是凡能事餘事世間自寳重此事要不過數

十年文彩耳學道之縁則又不在此令仲芳慧習偶寄

文字中因從壘光見竒假令辦萊公之鐵骨與魏公之

鐵膽而挾之以經營四方暇間此驚人之響也邪又不

然攸揭影事隨縁卷舒且向殘書剩本中循一字半字

以入忽一日相視微笑徐取所謂晩香堂稿者碎而煨

山家之芋熨紙畫火傳小焰青紫我亦取我之茅簷稿

續焉爾時豈有戀乎嗜此百年前嚼木語也微仲芳我

誰與味此

夏侶龎靜影齋艸序

侶龎有冷癖非興至不浪墮一墨瀋大類五日一水十日一石者會興盡隨復棄去散亂几上下或存首失尾或存尾失首任蝸涎旋其間予每見輒拾焉篇什殊不可數數得也而吾黨問文心誰慧不得不以此事推侶龎吾甞論文猶影也物各一形而更得光明旁映之則分身現而變態生題無定相貌之以文人之慧心則奇

幻出焉且觀日旵乎晝月旵乎夜燈光旵乎晝夜隨物

形一俯一仰影有不偕之㣄者乎然而影之脩短纖鉅

恍惚變換未始一一與形肖也然而形之變則以此盡

東坡汎頴詩云忽然動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

頃刻復在玆形一也水則幻作多影焉漢高帝入咸陽

獲方鏡人直來視之影輒倒現形一也鏡則幻作倒影

焉天下之物孰有幻于影者哉是故善畫者亦㣄㣄不

貌形貌影形似者洵不敵寫影之盡變也侶雁想有别

徑筆有别調倏匌匌隱隱挾萬騎奔突倏飄飄在孤雲深塢閒倏幽艷如花前麗人忽忽多恨倏又如老衲一缽一塵道心玄澹隨境所入以侶龐之巧心映之以侶龐之巧手盡焉無往而不奇竊笑彼還筆還墨者不憖一出靈巧殆回顧見影而驚以為木魅者也唉彼惡知文人有慧業乎

曹允大臨塲義序

允大歸自杭以臨塲義屬余序䰟子曰允大之售以文

也文不若允大弗售也然則天下皆允大而售者盡允大也我不信也允大之售尤以其臨場之文也文不若允大臨場之文弗售也然則戊午之允大迥不逮辛酉之允大也允大亦不信也隨庚煦乘也久矣時至乃鬻喃喃焉先衆喙以佞人將無固與杜甫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夫豪傑之士目營九州衡門下若無以自寄其卓犖之槩于是姑就肄業所及神而明之冀以熟運其智慧而緣與習㴱不覺羈縶于其中罷精神送時

日未嘗不恨江郎之筆不如陶家之甕也以允大英姿勃發蚤當雷响電擊灼爍宇宙間而浪費其力于翰墨塲者越十年是役也亦唯疾去焉之為娛其徒以此轢天下士哉雖然允大售士自此且大譟矣有怖其横行于文者有闚其苦心于文者怖焉者曰歕山欱野犇突非常闚焉者曰鼓行金止部伍故在于是牢騷者出而嘆曰允大故奇于文者也闈中好平故臨塲稍夷或從而反之則又曰是不然允大故奇于文者也闈中好奇

故臨塲盜奇我恐允大無鬼谷之術未必用捭闔干之乎間而事後占望者且人人自以爲文中之許負也

叔先咎稿序

子瞻好諧謔此子瞻一病也乃自詡嬉笑怒罵可錄而誦而末世纖士爭趨之彼所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者杳不可復得而牙頰之慧乃特熾大抵亡慮皆尖巧偪仄矣小慧飛迸頋亦時一解焉然譬如米顛奇石嵌空玲瓏不過袖中玩也東海之濱泰山萬仞秦皇帝戀車

東馬崎嶇暴風雨中而跋牧羊于其上豈不更奇壯耶
且士之大其識也慧想欲茁寶而懐之當使如指李之
叟在母腹七十餘年凡世目之所驚怖與胸所渟渟焉
欲跳喉古之外者疾睨之若無睹也夫以絶世之解尚
將以深深之息柔之曾屑屬牙頰之智哉雖然我將彊
使尖巧偏仄者舍其習而遊于寛彼實不能益鍼之鋭
鋭也刺指指殷借刃馬斫防風氏之脛則廢然走耳夫
士也似性實格之及周覩天下何天下號工文者半若

儔也則又似有風會焉元夫子曰今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今天下實類此矣當吾世而有人焉偉其幹鼓其氣昌揚其詞以力追盛明博大之風而又不為頑砂莽磧詒嵌空玲瓏者口實是之謂大觀其在吾叔乎其在吾叔乎

將去華稿序

淮予客蓮墅也同業者為將若滋去華兄弟及當湖周石僧石僧好劇刻日暮舉燭光煜煜短紙上高吟甚苦

若滋擁膝枯坐時彥所斂獵滿槖者悉屏去須字字如年尼珠故其索之也亦艱予謂去華曰文章快境要當令盈胷生層雲耳何戛戛自困為每拈題竟輒相攜遊舍後之圃少選予索筆墨甚急去華方尚羊薔薇架閒弗顧也呼之迫則揮袂疾書峰峰相接波波相續滚合宋人雨翻榆莢風轉柳花之句退而議者未嘗不心惜以為此犀利才也比幽情別駐則永日畱花閒者容有之以故一時目去華有懶癖而予特以筆墨狼藉為二

三子所謂邇來予稍覺痞不復擲日月于句字間舊學漸墮私自笑子敬尚懶懶于子敬者更何如矣及閙同社爭奇近誰雄長則唯有最懶之去華為獨酣噫嘻吾葢蚤知之謝康樂如初日芙蕖此固以天勝者而鬭捷反後顏步兵特自眈池塘夢耳彼才庸可量哉獨念意識之轉疑進疑退一似各有候焉而弗可以彊為我勸子怠我怠子勸尚未知兩家之説誰短長也請寄閙髙吟與枯坐者

錢爾斐冰雪文序

憶爾斐髮初燥也英毅特甚不數年歸禪悅神釆泠然私怪虎子勢忽馬安侳昨歲作浙忠詠詠兩浙遜國諸臣又和仲芳短歌十章弔殉遼將士忼慨悲壯泠鬚眉忽然怒張吾讀之喜而不寐適又見其擬陳政事萬餘言有痛哭無太息精力磅礴非若賈長沙前銳而末稍漫每客造余余輒挽其裾而朗誦焉曰三四周覺黃河萬里汩汩奔吾喉舌間也隨詒書云天下豪傑無多人

一二翹然露鍔者不轉盻便以重擔加其項耳爾斐勉乎哉適者偶索得小題杌一編自題曰氷雪文竟有似東野避俗自攜者夫昌黎奇東野善鳴而眉山深憎之憎其寒也爾斐惡乎寒縱曰離奇夭矯不合世蹊俗見之當大驚俗則避爾斐耳爾斐誰避哉爾斐不可以無說而處此也請為子實之古豪傑大有為于天下者未有不得力于高寒者也豪傑妙用在智而古人之以四德匹四時也智獨居冬冬之候氷剛雪皜萬物固藏而

作易者獨以此爲天地用智之時可見聰頴才辨爛若春葩而不復存氷雪凝凍之意者皆智蕩之徵也且天下莫奇于用智而冬之德偏言貞又可見不奇不足以言智不正不可以用奇而茍負正性其人斷未有不具寒骨者也古大豪傑雖身居將相噴焰燎原而凛然之色常使妖穠俗艷不得侵豈非萬壑堅氷千巖積雪固自有晶瑩朗徹于焦腑之間者哉論至此則所謂冰雪文者覺刿刿然寒光射人矣

陳似木白雲軒文序

似木僅十七耳而有大成之風每與我言未嘗不祇畏馬論賦毅然戴楚蜀蹂齊梁論文毅然輕秦漢軒歐蘇論道術毅然帝鄒魯夷老釋宗程朱孽陸王下上千載進退萬家守繩者必崇諧俗者必黜至夫李氏邪說袁氏綺語纖士之所狂騁湎溺于其中者直洪水猛獸距之其為經義也昂昂若千里之駒堂堂若大將之師視纖士之妍容巧舌直賤優也才與識若此矣患不千古

而標格過峻意稜稜若秋霜會當以朝曦煦之私嘗與言曰我中伐而外峭病與爾同是用拾格言爾詒爾殆意我為日刓也夫天之觭也畀一長者匹一病人之矯之也病則弗去而先去其所長我臨岐涂而踟躕益巳久矣夙習陡發猝若干將之不可揣相嚮同病者我爾又依然誰昔也巳我病無隕爾長我爾當奚從焉語云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我聞近古有純人其偫爾則大程乎㫁寘此文奠我猶人也

文眞爾猶我也

陳則梁稿序

庚申秋讀則梁易脣為之序冬讀莧園集八區得縱觀其全然燭諦想未嘗不駴詫其奇也辛酉冬寄我韋先生傳尤奇絶視元美傳次梗中郎傳文長不翅軼之急索數十帙分餉同好而則梁靳勿予頗用為恚乃者過茅簷示我命者留再得縱觀其全則瓌肅倍曩昔馬因戲則梁曰子繆負奇僻爾應世藝毋得猶人則梁徐揆

近槁投余峭若亡齒清若亡淖𠤎其龍旋渟興也則若八紘八殥八澤之雲足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嗟乎若則梁者真欲以此道圖後凋者也昔蘇子瞻語舒焕云歐陽公天人也意天之生斯人甚難非且休息千百年未易復生斯人余懦人也意遂信之直顧與造物者相恬無事矣而世乃有強項如則梁者乎中央帝七竅儵與忽鑿之殆盡而則梁持削睨其旁不休一似必欲鑿之使出八萬四千毋陀羅臂又出八萬四千清淨寶目者

海濱生若人吾竊憂造物休息未有期也

卓珂月稿序

黃帝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兵莫憯于志矣夫老子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有憂患也夫操刀者刃處前鐓處後前刃黃帝之術也後鐓老子之術也刃鐓無兩柯黃老有兩術哉過用其銳以戕物物必反戕之不通于陰符而刃是操申韓所以愁血指也卓珂月負奇性自稱其文有刀劍之氣驟讀之剞畫峻峭洵有類刑名

家者比其精言握固雖陰符及五千言不能過又不覺肅然却立驚其智深而勇沉而愛珂月者猶以恣筆詆訶横口凌轢為珂月憂夫酒入古出古出身失古人痛以為誡而善黙者反用沉醉六十日自全詆訶凌轢惡知非古人所以不臧否人物者哉雖然竊嘗有窺焉師尚父八十年藏身似老子而會朝一戰似黄帝計當年雄姿悍魄視七十萬衆如拉朽而敵勝數語又何其小心翼翼也大凡才智搏擊之會奇鋭迸射莫可逆制而

一柔之以小心則自平當此之時徑寸內亦自覺有兵氣銷為日月光者刀劍將可得邪古禮有之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夫以利器為天下殺機之所聚而雍容出之則禮樂宛然矣又何事前刃後鐓者之多械也噫此古今才智之所聽熒也故就智深勇沉者商之

支小白新語序

予讀唐人詩嘆前後作者交相困前人之困類剝筍力

去數層僅足攻膚㲉而佳境乃在後後人之困顛披沙先至者捷攫精鏐以去而後特崎嶇瓦礫間拾賸寶自雄開元大家獨踞前後之會而奪其勝翻意之夷者使沉翻詞之木者使粲翻格之滯者使動沉矣粲矣且動矣更誰翻哉止留一尖脆僻嶮之徑以遺後而後起者亦寧尖脆寧僻嶮而斷不肯為初盛優孟于是一代之風氣遂日遷而不窮姚合選唐詩黜去李杜葢亦英雄無可奈何之策乎舉子執至成弘始振訖隆萬駸駸盛

唐敵矣余戲謂少陵尚未出安得盛有敵盛隆萬者舉巨觥浮之然讀小白新語斵剝殆盡縱令醉供奉左安石右諸葛浣花叟持稷契而來亦無隙覓片席地殆又文徑之極變也夫天下風氣隨才士轉倘自此混沌遂死恐小白輩不得不任其咎矣

顧孔昭耦花居稿序

夫風流蘊藉必讓晉人晉人不知也知晉人晉人十萬里遠矣以彼超然邁往之姿中有獨到而意之所適率

爾神會益自有其人存焉不在態度間也余每入人書室見案頭置世說一部几硯楚楚咳唾作態兩袂間時出香氣對之輒欲嘔噫嘻風流之厄至此哉吾友孔昭神思閒寂與物無迕怯怯若不勝羅綺而中實淵箸其為文殆不名一家而間出小題義供客往往脩然玄澹具丘壑之致人若文髣髴有江左風夫子長著書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而偶一傳滑稽輒爾遂足槩名山之副哉况狀貌如婦人好女者其袖中乃有百二十斤鐵

稚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世人見孔昭恂恂或僅以清雅相目而讀耦花草者又未嘗縱觀篋中之藏萬一取而供之殘花劣石間又以兩袂之餘氛拂之孔昭不大厄乎余故力言其中之所存見風流不墜自與貌晉容者十萬里也

壬戌廿房選序

每歲房書行世安仁與太冲交出而士徧以其目為之郵良亦甚苦于患弗能給僅閲一二名選垂畢輙聽友

人持去終弗閱全帙葢非徒病懶也學道者當刻自愛護愼勿多見凡劣以長鄙吝一世之心故予之于文也鮮所涉多所欽同社中號予為不苟頃陳發交有壬戌之選誤以淘汰之責分責于篇什既繁厭憎易起安仁不敷過也太冲則紛然至焉大槩十不得存一而參閱時復互汰其所未汰是以所存益稀友人有詰予者謂子故非苛于文者也盍以寛佐之噫獨不聞劉夢得之論文者乎文士各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然如繁星麗天

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予念斯言未嘗不悚然正襟而坐也文無論工拙要期于有光光既外射更當決邪正焉彼耿耿然騰一隙之焰者小明耳譬之長夏星流曾不及霣地成石惡足比數若夫詭譎自恣光焰足以駴一世而弗協于正此乃所謂欃雲如牛槍雲如馬者也直思鸞烏號落之肯令張芒角耳因嘆豪傑之有正焰者千古來不可十百數文章之有正焰者千古來亦不可十百數又何況三年然則茲選也世容

有病其寛者乎故非苛于文者也

五朝文畧序

士人習緣之深孰有深于制義者哉聚兩京十三省之豪傑晝夜角逐其内而謂百世後隻字不得傳吾不信也然自洪武迄今倖存者不過游戲不經意之小題義而至于析理之文尤豪傑之所專心致志于其中者反習焉不工工焉不傳是誠曷故焉葢小題義得縱其材武而入于理則束且窮達攸繫雖髙奇者未免衡世法

于胸中此念不淨則種種氖塩皆得而侵之技之所以不得工也工矣片語膾炙萬衆爭拾之天下但見雷同之衆而不復知作始之囏等夷視之矣此其不傳一髙材捷足之士吸取精意别傳新藻出之天下更以後出者爲膾炙而以原本爲餕餘棄之猶委蜕也此其不傳二一人豎義萬衆爭出其智以求勝縱復崤函之固必舉而翻之再翻之後雖新操觚者亦得以糟粕笑前人此其不傳三始而剽襲繼而脫化終而披剥前人已無

餘地矣而又或有庸讕無志者于他人披剝殆盡之日依然剽襲如初于是詬厲交集併作始者亦蒙惡聲焉雖欲以隻字存得乎此其不傳四獨楊貞復閱數十年猶新然宦槁耳蹊不合于墨且禪那也理又不合于儒故偶乘剽襲之所不到以大其年豈文之正哉許敬菴鄧定宇諸公皆淵然邃于理而乏才鋒學人罕習之才鋒敏妙許鍾斗一人而已而淺于理苦心士不盡服也唯湯霍林得許石城風度高其幟以來天下而天下翕

然宗之至今末流濫觴不可户曉論題神者謂題神不在實字在虛字又不在虛字在無字處似也宗湯者遂至低聲下氣以無骨為有度無味為有養舉聖賢精深切實之理士人光明灑濯之氣悉以柔曼銷之此其獘在滅題中之所有論題脈者謂某字根某字某句根某句某節根某節相題者須如子之顧母似也宗湯者必併顧母之母夫母之母猶近也併路人非母者而母之有一人不以非母為母則坐之辟曰法脈糾繆其煩也

不啻如商鞅之刑棄灰其酷也不啻如商紂之設炮烙此其弊在贊題中之所無若此者固自以為深于聖諦者也其於聖諦乃若此意者彼亦自有獨創之奇而衆特剽襲焉脫化焉披剝焉又剽襲焉以至于此與曰非也始出時天下羣而譁之非譁其奇也譁其凡耳而不逞才不使氣其說最與無才氣者便凡平時囁嚅瑣尾不得揚眉瞬目于人前者一旦位置居豪傑之上以故類多而地日尊雖豪傑負才氣者亦俛從之此無非無

刺之文所以盈天下也萬歷末士始爭自震厲而桎梏
乍脫或至決藩於是則有嗜古者好琢似子似經之辭
以為奥而不必衆之解中之安欺人者亦不免為人窺
又有佻達者以靈變自憙譬如輕俊子弟有諧謔而無
莊語有疾趨而無雅步端士弗之欽也至于蹈厲者相
競為北鄙之聲則憂時者已愀然如洛中杜鵑矣以故
數年來壇坫蠭起而文家牛耳終羣睨而無所歸意必
挾至奇之才鋒扶至正之名理奇足奪贋正之氣正足

折贋奇之心仕後人爭為剽襲爭為脫化爭為披剝而精微獨到之處終有剽襲脫化披剝之所不能盡則遂將以後人無可誰何者獨垂于大塊之間使後世讀之者莫不欣然解頤逌然會心快然擊節曰異哉經史子典集之外别有奇文焉在此庶幾哉不羞一代之業半而吾未有所宗也徒嘅然嘆習緣之難破而已矣偶選嘉靖以來文妄致其喋喋云

制義自序

家夫子之敎余文也曰從理路而入脫理障而出以故
析理自娛余垂髫時已津津焉性極浮動目有所觸神
輒躍躍欲颺去而一坐蒲團萬籟無響雖迄今無一獲
乎然竊謂甘苦備甞之矣每思路初入如獨行空山苔
徑幽寂衣袂間時聞芳氣又如舞雩春風三三兩兩又
如蘭亭好會蕭蕭散散若有意若無意得趣特深益爾
時揣摩之念毫不入於胸故徃徃有雋永之味焉甲寅
年始入闈場相務爲聲色砌之湊之修之削之種種俱

墮苦海乙卯後始憤然願為天下雄戊午膽氣差王手腕漸熟庶幾乎運斤成風胷呑雲夢澤筆湧若耶溪時時有馬興酣落筆揺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時時有馬一拳打碎黄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時時有馬然有太白之跋扈飛揚而少子美之沉鬱頓挫其氣潅潅噴薄激射而不可遏出以質友人友人有時解頥有時擊節又有時瞠目直視由此觀之今文可喜者固多可愕者更不少也廣東知非和尚戒余云子勿使善氣善氣惡

氣兩者並行世間無有差別余因思生平跳盪之氣先伏于心而徐發于文又將偏現于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此必非快然自放而已其螫必將有所中思之不覺汗浹且氣安有能籠罩當世者哉曹操挾鷙毒之性握生殺之柄一時豪傑各懷蹈虎尾之懼而禰衡毒詬怒罵恣其馮陵其膽氣誠有大過人者而李白無取焉曰魏武營八極蟻觀一禰衡及白之氣使高力士於殿上也乘醉落筆旁若無人自以為一世之雄豪而玄宗又目

為酸子可見氣之不足以動天下若此是故一洼無前之氣必抑之使沉夷之使平分毫無異于庸人然後可以荷天下之事而不僨況文士尤浮蕩而不根者哉且吾嘗游杭之山矣初涉山麓湖光千頃迤邐而上西湖忽浮樹杪間又數武忽覩浙江之濤又數武見東南無際汩汩焉若黃塵漲天者葢海天接也俯視西湖不翅溝澮同行者踊躍叫絶謂生平壯觀仰看松梢日輪可捧而袖也反而問山僧曰頂所登嶺何名僧曰無嶺也

曰高甚矣何謂非嶺僧笑曰樵徑耳同行者相與爽然若失可見文士嘐嘐自以為氣高天下者皆認樵徑為峻嶺者也當世不少智人下瞰文士渺乎甚少咆哮者如蛙怒吽號者如蚊鳴雄奇者如家鷄稱霸于羣雛之中而余乃傲然弗顧謂胸次之磊落鋒鋩之銳利遽可自張其焰而弗思調劑于中和不亦陋乎余今而後將空其中以受當世之藥石脫理障而出仍復從理路而入庶足以破樵徑之小觀而鋤衡白之頑骨矣嘻此豈

易言哉此豈易言哉已未孟夏命老蒼頭錄舊稿百餘篇而書此為序

送錢彥林序

彥林吳人也有燕趙風平居慷慨論人物小不快毛髮盡立以此臧否古人多矣古人不知也以臧否今人今人乃大恨夫彥林豈苛于人者交游有一善未嘗不津津道之其意直欲徧告諸當世之人或弗應則斷斷然與之辯其好揚人善若此然至其詆訶人也亦復痛發

無餘辭雖素見譽者莫不人人自危也嗟乎目前之人畏子敬子者多矣愛子者幾人哉屬者尊人出讞三輔獄報命還朝彥林將其家以北當與燕趙之士游窺其囊則詩若古文辭凡臧否古人者皆在焉試從耳熱之後按節而歌之以求友燕市中豈盡如目前之人不相亮者哉然我嘗與北歸者言矣問有俠而隱于屠者乎曰無有也問有歌風擊筑其儔乎曰無有也所見士大夫率深謹寡言項與踵恒相接如是爾矣然則以彥林

遊其間又安能甚諧也邪慎之哉吾憂其申申而詈子也子長年二十徧遊江淮而文益奇子適如其年歸囊之富必有百倍于今時者吾將試其藏否古人者何如也

贈孫癡序

六七年前曾遇一癡人蓬頭穿窮袴果腹而脩髯性嗜酒口中多作不可解之語一發輒奇中人邀之相或瞠目直視竟日不肯對或逢人道上則又傾倒言之間發

人陰事爲市兒所詈罵笑弗與較叩其姓名不答固叩

之則詭曰我沈雨脩也因共目爲沈癡沈癡云今年來

忽詭而孫衣冠舉止稍易向年狂態而奇中處益絕倒

頃相遇錢監軍坐手大盃灌塞上蔔萄酒喉間汩汩作

江濤聲縱橫諧笑鬚張如戟令徧相戲下蒼頭鮮首肯

者再閱天雄健兒亦慨然發憮人之歎意勃勃欲封狼

居胥也於是舉坐矜肅歎雨脩非癡人而雨脩則出一

横幅率相逢者所曲繪其癡狀嘻嘻昔海嶽忿米顛之

目至有辯顛帖而雨脩顧惟懼癡名之不歸人既不信辯顛之非顛也其誰信認癡之真癡哉嗟乎余嘗憑弔往古聞沈深負奇者多托一奔走之技以物色天下士而天下士沈深負奇亦多佯狂垢污使人不得聞天下大矣屠沽中豈無有材堪將相者乎子且飲我將以問癡者

壽錢母序 代大人

錢長君居長安念母太安人甚以疏上聞詔許歸省適

會太安人七十里中懽然謀所以觴太安人者而某適奉使過里咸語某曰子年家子也其善為太安人頌某再拜言曰慈母撫髫孺之額而祝之貴鮮不望為廟廷用者也迨起家事主鮮不望其霖雨天下然人主處璇臺紫宮中一念聖膏澤數十世一念頻霜雪亦數十世其始必各有一言入其隱以種數十世之因而外廷莫知也朝夕經筵者或知之第使映心之語纂組以入君上之黈纊而片言神動則濡澤于物將無窮是以賢者

恒樂居焉又或延佇朝端無可為黔首請命即德意層累而下逮官府文書止矣終不逮赤子之身志士或恨之譬之委嬰兒它人手而旁睨焉旁誨焉縱人盡如我終不如内諸懐而親哺之之為快也故良二千石之得行其志也與天子侍從臣等葢嘗論之親乎上者功大親乎下者澤浹皆足快霖雨之願者也今太安人誨令子葢有成績矣長公遭遇明聖顯皇帝親擢為第一人天球太衡寶之次君又方為天子守股肱郡髻年所祝

何以踰茲長君入禮閣也每日焚香祝天曰臣委蛇辭臣之末靡可藉手以報明主是役也願為社稷羅賢人太安人聞之色喜催次君讞三輔獄多所平反迴守大名聲名蔚然著焉太安人聞之又色喜兩君所以怡太安人者何如哉方今沖聖嗣服殷憂未平大名古天雄地正萊國所謂北門鎖鑰者京都保障實馮焉疇沃帝心疇固封守吾知兩君慰太安人者當有在也夫世人全活鱗介尚能為其親延齡況兩君佩慈訓也以出方

且壽吾國壽吾民而太安人取什伯于億秭中夫肩可量邪某不敏竊謂引眉壽于無涯者莫過于此敬隨諸君子執爵以獻

賀某尹序 代

安福某侯令瑞安仁聲遐聞於朝僉謂瑞安不足以久辱也於是下邑二三同人在帝都者相集謀曰若忌里中父老言乎行矣善事天子蔔圖利桑梓其為擇廉令當今百辟誰有右某侯者乎舍此其焉求由是則冢宰

以之更邑請矣而瑞安吏民聞之馳詣中丞直指顲留者日數千人迺合疏上請如吏民言諸同人復要冢宰固請久之迺詔許下邑方侯之遲遲來也窮鄉之民日出挽市人衣而問曰公來乎曰尋至矣民則大喜歸而傳告里巷已見迓者弗時至復疑曰公來乎或曰弗復來民則慼慼自恚曰吾儕小人窮民也敢冀乳哺乎且愬曰諸大夫孱儒耳豈能致良吏與汝曹無何侯至民大喜過望既下車吏例進器具財用惟腆侯愕然曰誰寔

作倆迺蕩中人數十家之產以媚新令趣持去吏以其直進我將購田埋骼馬自潤名一錢以上者有如日令下民皆引壺觴相慶而好持令短長者咋舌寒立尋出赦與門下諸胥史約門外主寬門内主嚴居無幾悉汰諸胥史冗食者又居無幾悉發其宿辜被譴者怗若乳軀之就束也而小民則快若燖雞之出湯火喜如不勝自兹百政具舉令朝發而謳吟夕作咸謂侯之于民也洵所謂殫心者而侯則時進逢掖士商藝諄諄然導以

甘苦之所熟嘗士心倍驩會矦以覃恩拜綸綍之錫國人胥慶茂才十餘曹徵言于某某思宋韓公之入西府也蘇子瞻使門前諸生作賀啓數百言輒裂去曰明公豈此少哉要當有輔于左右者今某誠不習諛而新政之快又巧如人意所欲出將安所托以附古人詩言之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徃下邑之迸矦也瑞之人靳弗與相與距城闉而詢繇古雍輪鞅不前者寧越斯乎臨下邑數月耳民巳豫愁渝年奏最天

子復謂下邑不足以久辱當柰何嬰之念乳哺也盍若此自今以徃民一如侯之所行者而謳吟焉侯還一如民之所謳吟而行焉嘉惠庸有既乎然則二三子入賀其亦賦振鷺焉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茅簷集卷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陳木

謄録監生臣陸滋

茅簷集卷六

明 魏學洢 撰

雜著三

趙母傳

家夫子數言趙歸父壯時居窮巷饘粥不給而達旦浩歌無足戚歸父者則又數言歸父母能守死立趙孤也嘗逮事舅舅病疫親為視湯藥家無可任左右使者親

為滁第蓐間舅之歿也趙母亦瘦且草矣躍而起起而仆仆而復蘇猶急索衰絰加諸身也逮事姑姑病疽內潰幾殆趙母親嗽吮之已復病痓血穢餘年腥觸不可忍趙母日為之湔浣乃其姑又繼姑也夫巨家好為富貴容新婦晨興拜舅姑平居或不通人聲一室之內如客如路人下逮里閈禮法寖微焉翁爨婦績婦坐翁立幾真意有存者然其咈也則亦翁詢婦詈嗟乎有不脈為若翁浣第蓐者哉葢雖女猶難之事後姑尤鮮有令

聞何者乾餱相詒言貌煦煦則各自謂有慈孝名文而不情其孰不能長也齰疽濯穢其真良婦乎哉久之歸父之父歿數絕數甦孑然影相弔也兩閱月而生歸父歸父之叔乃為祟有屋數椽奪之有田數畮鬻之未快也聚族而迫之嫁弗聽則將碎其子趙母號曰天乎未亡人何靳悉捐遺產以活此兒此兒何罪于是家四壁立䟦蚯嚙膚機札札不輟或冬夜龜手不廢洴澼絖日策其子使成名因得而卒業焉然迄今已五十餘年歸

父猶困諸生間識者固已代為歸父戚矣歸父名璧父名錫嘉善遷中人也歸父母姓顧氏二十五歲而歸趙二十八歲而寡六十六歲而家夫子言之令顧其廬八十五歲卒卒踰年而洢為之傳

曹鴻甫傳

吾里有躬行君子曰曹鴻甫先生諱烈字允和更字鴻甫病不復能讀書也自號青箱居士先生幼不好嬉動履有度羞與凡兒伍長乃益攻苦出入經子先秦兩漢

言其讀史則揚厲千古慨如見之至圖書律呂天文地志之類鈎微摘隱抉前人不及究者著為論古奥奇頎葢浸浸成一家言矣顧弗以自詑曰觀象測數于身心何當吾人精神當與千聖相陟降奈何啃啃為掌故言哉遂矢志濂洛諸書亭如也穚如也無逐逐纖趨者已乃肆力舉子業業既工而病作歎曰我家世業儒數窘於遇我復終於此命也夫伯若李在余也可無恨于是悉謝故業聖人之學乃益專其學以無欲為極立誠為本

病稍篤勿復事耳目枯坐一榻怡然自娱每語泙曰人知生之必死不知死之未嘗死也吾支體日就銷脱矣靈覺不減于疇昔此非前吾生而存後吾生而不亡者哉頤常自歎曰死可也就生人之法則我未可死昔人尚友尚而論世吾輩誦詩讀書顧交臂失當世之士冀得負笈就正如心齋之於文成者而病弗能也資既不敏不能如匡之傭作柳之手鈔冀得廣蓄典籍緣猗遇精庶幾其有獲焉而貧弗能也吾其為天地之蠹民矣

夫每居恒顒斛觚曰此生無所樂獨幸見歸李思先生擇交邑中戛戛乎其難之時相過從者惟吳遂菴先生志遠朱蘆墟先生國望卞子厚先生洪載莊舍英允爕蔣永完寶夷蔣永徹鑑夷暨家夫子而已嘗有風之詘意為餬口計者笑曰昔人十日九食而得不餓死今我一日再食猶欲營營何人之不知足也且我不能強吾心而佞吾口明矣洢侍病半載猶子視我慎言語節飲食諄諄誨之不置數見其憐憫僮婢曰夫人既舍其父

母而父母我矣虐使之忍乎因誦元亮疏云此子亦人子也其介而慈類如此卒之日父母昆弟從容握手神色不亂息漸微也以絕年二十八子尚幼手輯蒙養錄果行編遺之俾之仿繩尺云魏學洢曰於戲先生洵古人也與哉憶隨先生時余髮既燥矣亦非不知程先民者然距今六七年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余其免矣乎未能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余其免矣乎未能也然則當日之輕窕纖薄意必有甚于今而先生之

敦重嚴毅又於今日爲無兩然則異者余事之其殆以余爲非人也思之未嘗不汗下叔建薦者亦受業先生之門者也恒道先生善誘人述古昔稱先王輒欣然庶幾遇之於戲此豈吾人之奮厲則然哉然家夫子每疑先生戒容色𪪺辭氣動静語黙進退出處無之非考亭者而晚頋與考亭懟專好姚江之言惟洢亦疑之乃今而知先生之志若也憶隨先生時先生之疾深矣越數目輒嘔血數升自度病必死居恒語及悽然有日暮途

遂之悲彼恨不一朝頓悟快覩性命之全而茫茫窮經云乎哉不得已而希捷徑于姚江宜也若吾曹悠悠忽忽怯于循途思先生其亦可少愧矣

嚴公傳

公諱國望吳江嚴扇人余婦王父也嚴傳自勝國代有聞人公生而家業饒稱富人然仰焉取俯焉拾若唯恐業旦夕耗者故雖不可謂無尺土一椽之藉而其功與篳路藍縷跋涉開家者不殊居亡何遂成素封於是戚

黨空之者周之所相識侍人舉火者給之值歲饑饉者載道富家類不能出升斗貸也甚且乘其迫以為利者有之而公則慨然出其粟以賑塘且陂國人若之誰不秦越人視者而公則起而考工不愛傾其橐中資人皆稱之曰嗟乎天子如尊卜式以風四方二千石豈足道哉以故吏吳者咸矜式焉晚而杖於庠然公故甚憎事字閭里若嬰兒唯懼有一人焉誶於側者即里中或誶焉公必曲為之居閒唯懼其有不懌然者故髮之白者

且黄矣未嘗一識郡縣吏足跡所至亦不能半千里然而致有獨鍾名畫夥集雲巒煙島絶壁斷岸變態朝夕几案閒笑語人曰吾葢日與茹芝之徒杖屨逍遥於其際也課長子以周易課兩孫以尚書晚乃為仲子計農桑蕃芻牧徧藝果木欝然畏佳其病也客為之寫生公謝曰余嘗聞之吳文定公矣畫像之作記禮者所不載賢人所不道不若紀述生平以詒後昆可以行久長與其寫生者神之不存行見不可傳者與槁骼俱也因自

為行狀以卒論曰海内賢士以什百數然必澤及人者為真浮閭之叟樂為人緩急田夫里婦相語於寒窻風雨之夜往往為流涕而姓名弗傳不亦悲夫搢紳貴人閭巷或切齒乃走聲名于四方者又何比比也此豈真有深澤哉於戲若嚴公者庶幾不與槁骼俱也乎

沈少蘭傳

南張吾宗之所聚族而處也南鄰北舍煙火相親士耒婦杼户無異業吾夢寐恒樂居焉因念篤行如沈少蘭

者洵古人也慨然有懐疏其佚事

少蘭名應奎余兒時猶及見之身偉而頎其聲雄數賈于四方里中呼為大客云慷慨好義有古烈士風及居家則恂恂如煦如嬰兒如視二人俯仰為顰笑者五十年父垂老教授里中少蘭閔父劬即日逆以歸家中藝蔬草蓋厚利也父日往來陌上視之少蘭曰柰何令老人僕僕亦日中乎即日薙蔬草

嫁諸女弟凡奩具及往反禮際無弗備物焉且有儀曰

此吾親所素愛也里中父老時至則取雞黍斗酒相饟必極生平歡曰此吾親所樂與杖履往來也
偶一歲中父老多物故者少蘭戚然謀諸婦曰是廬也吾志庚為之而力弗逮也雖然親老矣他日忍以不安其親者安其身哉遂庚之雖力詘舉贏勿顧焉
里中嫗多事佛茹素母老將從之少蘭憂甚夜就寢矣且二鼓矣趨跪卧前曰兒貧邪兒泄泄邪兒奉養未至邪兒婦服勤不如意邪涕泣引咎者萬端

季弟賈于杭蕩兄貲少蘭終弗言唯恐以昆弟之故憂二人

少蘭初無子子猶子元錫深厚元錫已元錫將婚少蘭有子矣家又替適以事滯燕湖寄家人紙云元錫婚事莫苟且苟且是我以子薄猶子也我寧後日薄于我子之婚後子之婚也視元錫果薄然少蘭已弗及見矣

伯父嘗以役之官當答少蘭俯而代

伯母無居為之小築一椽一壁必躬焉已又無以葬為

埋葬事啓土覆土無不親閱焉者

嘗買陸氏屋主人及居間者欲立券少蘭堅弗從叩其故曰彼中丞篔齋公後也中丞吾鄉賢者市其屋已忍矣更忍令子孫執券而咨謂其氏子契乎

客有鬻他人田者已而敗請立屋券以償少蘭愀然曰彼固衣冠遊人閒者今事露顏色不勝沮喪矣又何庸券為里人聞之各悽然入情謂少蘭長者

嘗賈于杭值杭饑擔麥千錢而竒羣商利其迫而閉之

糶少蘭則減價盡糶之居里中人或以急請輒貸之錢或不能盡償弗較復請則復予人以事叩門雖夜半風雪塗潦險阻無一辭卒之日遠近若失左右手

曹伯化傳

曹伯化者予鄰翁也予舊識其子宗鄭近比屋而居往來益親宗鄭嘗言王父心玉公有古人風居嘉興白苧村精岐黄言任俠樂施予湯其背者再比老亾予家日

落徒四壁立故人沈憲副陸川先生及弟介川先生聞之喟然曰誰令曹豪俠一生而老無歸者不幾詒握齱笑邪此乃吾兩人過共延至嘉善居焉相與給之者甚備陸川兄弟卜墓地併為心玉買地墓傍曰百年後亦者有知我二三老人當時相過從也心玉公晚而娶于吳年六十伯化始生伯化幼有至性且甚穎敎之誦聲朗朗徹户人咸厚期之然心玉公老矣家又窶安能執脯脡從博士弟子遊乎亡何教之歧黃髮未燥輒能療

奇疾見者皆曰真華陀家兒也顧弗肯竟學獨好為大書書日益工因得以餽遺饟父母間客他所人為陳新果非父母所嘗食弗敢食也久之娶婦郁孝聲益聞當是時心玉公已八十吳亦六十二矣四顧蕭索度無可為怡老具而郁事之甚驩心玉公年八十三卧病郁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比葬毀瘠幾不勝喪既而善事吳十年如一日吳老婦含哺哺之如哺嬰兒吳年八十終伯化歎曰微是婦我何以事我二人繇是深祇敬焉

終其身未嘗不雝雝也郁没遂不復娶撫諸孫極慈伯化雖食貧乎不自厲于人其與人也莊閭里多安之嘗道遇癱瘓者困頓大雪中留治之不數日其人起而杖再數日棄杖走矣其人頗傭没齒弗聽資而遣之髫年所習間一再試以起人于阨往往奇驗然亦不數試也與予鄰二年卒婦郁舊厝祖塋鄉者沈氏所予地也宗鄭更市地合葬焉葬畢宗鄭過予偶語及墓銘所自昉予因曰昔子瞻不肯作墓銘退之則為之劉乂嘗持韓

金數斤去曰此訣墓中人得耳不如與劉君為壽韓蘇小異如此雖然文自因人傳耳人何嘗因文傳苟非其人縱隆而金如丘陵亾益也宗鄭曰子于韓蘇則奚居曰韓過濫矣蘇亦過峻孝子之愛其親何窮之有聞他人懿行懿行視之苟其出于親也者不翅軼曾閔而過隨光也此非苟為私而已不爾不足以為孝士能弄數寸之翰而人子閔然以𠘨者要之稍有足述即與述焉爾惡用孑孑為宗鄭泫然再拜曰苟如此不孝孤之幸

也不復望銘墓敢丐數語藏于家予避謝曰敬諾遂為之銓次其語

雪鷗閣記

雪鷗閣者何荻秋菴雪鷗閣也荻秋菴者何子吳子別業也蘆花之葭小樓出焉馮樓而觀之蹲而伏戢翼而卧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為雪鷗閣閣負陸爾前堤爾短扉側啓偃枝登降爾乃波濤涳涳焉步履之下徐陟之嶻然閣也風蕩之則扁然舟也遥望亂葦中炊

煙斜起小艇倒出者漁棹往也旅而歌樵髻而方笸者田暨返也颸颸者風起于青蘋之末也齒齒者石也往來瀰渚者湍相擊也水與天接介焉者徑尺爾矣露之晨星之夕遽而望之忽若大江之中横亘豫章者焉霍焉開也廓焉解也栩栩乎其得之也長天萬里鶩溪絹也短籬茅屋頹枝殘雪疎疎而密密者龍眠畫也西風摇落草木萎黄有懷伊人川上徘徊則瀟湘而洞庭也子吳子嘗與玉峯歸子錫山高子詠歌于其間謂可以

寄趣也荻秋名馬閣之為雪鷗何蹲而伏戢翼而卧泛之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馮樓徐觀則類有然者焉故名爾也門人魏學洢讀書于此而樂之曰藏焉脩焉息焉遊焉趣其寄焉已

息關文

僕才非繡虎性比寒蟬一意硜硜百事憒憒困守鄴侯之架頗類專愚數窺董傅之園實有嬾癖慨一霞之弗進懼三立之無成撫躬自知逢人堪拜夙懷千里負牆

之顧愧訣九年面壁之功巾馭有叔度之汪洋游思盡戢廷玉有伏波之矍鑠懦骨立堅對此兩人慚無一得徒抱五窮之拔曾無十駕之勤遠馭難期坐馳不止鴻鵠將至關我弓而射之鸞鳩何知控于地而已矣猶未免為鄉人也是焉得為丈夫半今年以來失學尤甚三月三脩蘭亭之禊偶駕南轅五月五賦蒲觴之詩尚稽北棹春夏倏易德業俱蕪不着祖生之鞭幾失江郎之筆彈馮驩之劍鋏羞澀難堪碎阿黑之唾壺感慨交集

笑頭角自露今何成乎覩髀肉復生重自悲耳羌申申以自詈忽戲戲其靡寧兮梗手生坐虛損臂筆枯心折殊負燕頷若欲憤發為雄庶幾翻然更始用是布颿無恙束笈自攜勿憚百千之劬將集二三之侶發交鋭志舊業一夕九迴李若熱束世資一日千里自謂糾合有日行將摩厲以須不虞客子之徒來適值主人之多事長松共視喬木初遷賓戚麇至者浹旬杯盤狼藉者幷日余自案塵成積乍與書幌相親如負重擔而弛于塗

息肩方知勞頓如行日中而入于室舉眼無一分明嗟神氣之未蘇覺孱軀之甚憊若非還我幃帳之適何異加以桎梏之刑兼之蕉葉洒腸難與荷筒痛飲河朔十日豪舉竊嘗慕焉沛國五斗解酲實不能也于是息心絶客決意掩關放脚長眠先學希夷之睡低眉枯坐徐結幼安之趺蕉蔭成林時剪葉尖書字薔薇作架每從枝罅傳餐夫執輿者為誰任其來往得其門者或寡聊且優游搆子虛篇汗青欲遍何須邀伴同觀讀留侯傳

浮白自豪安用攜朋共飲留心妙諦莊誦六如流覽昔言受觀五蘊擁書萬卷南面何以過茲拈花一枝西竺似乎不是子曰吾弗能已矣詩云終不可諠兮倘遇同調之儔言念索居之苦集屨户外駐馬江干喜不可言私則有請聽高賢之快辯誠勝十年讀書柰不敏之凡才未堪三日刮目稍俟檢編有獲便當躡屩相求今仍積弛之餘未免退速是懼謹閉峭函之谷一丸泥為封若犯鹿門之關三寸管如律

古錢說

人洵不可以有嗜也嗜則愚仲弟初讀史予為撰紀元考因戲為輯古錢非直以稽改元也圜法不脩錢制紛錯可藉以觀世焉不二日賀唐宋錢者接踵多不辨文慕朝鮮亦有至者而開元太平居多開元非玄宗錢也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武德中行開元通寶輕重折衷遠近咸便故其流于世也獨繁太平不知所起吳主亮梁敬帝皆改元太平疑俱無錢宋太宗號太

平興國意者其宋錢與最後得小錢一其文曰貨泉大錢二其文曰大泉五十皆新莽物製度始末具載班固食貨志及范曄世祖論中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夫既不以莽故賤錯刀我于此泉又奚憎哉舊錢纍百一旦以數者為之長自後繼至大氐皆重出予意亦怠甚矣而來者不止或晨户未啓髫孺巳持錢候門外予于是聞而笑曰弟汝亦知買齊桓公歃血盆者乎程氏嗜古玩覿此盆千金衆皆以桓公不歃血諱之程恚曰

僅言不歃血耳誰語汝無盜予解之曰贋與否吾惡乎
辨諸昔唐裴相國得古盎有九字帶其腰莫能識兖州
魯生曰此大篆也九字乃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以篆
驗則字勢存焉公寶之猶鍾玦郜鼎劉舍人蜿笑之曰
桓公九合諸侯葵丘之會是第八盟是歲安得以謚稱
公大悟使今日之言贋者而盡如劉舍人言贋可也不
然且聽主人之寶之也漢武帝有故銅器問李少君少
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嘗陳于栢寢案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數百歲人使主人之言真而果如李少君言真可也不然自今以往且願愛子之千金衆皆笑曰舍人易少君難聞者莫不絶倒令予一時游戲耳而居然以愚癖聞于人與彼買盆者曷異哉好而不已周景王大錢行有至者何況西京三官錢弟其識之人洵不可以有嗜也

瘞鷄銘

白鷄來自吴江畜余家朱冠素裳其行昂昂聲喨喨可

里許最善鬬數攻敗其羣聲息所至鄰雛率望風徙去而其雌之來與雄俱一飲一啄必偕焉亦時時藉雄之埶以侮鄰雛稱霸者數矣客曰余嘗遊燕趙青徐之間撂捕六博蹴踘縱飲稱豪俠者相踵也竊覩其鬬雞焉玆雄蓋英彭之次云居亾何田家子詒余雞一黑鬣而絳身内之羣會日且暮失白雞處則血淋漓被毛羽雜他雞無辨與黑鬣者鬬方罷也蓋初角時各無聲似銜枚然又似恐人中觧之故各不相舍以至困而白雞之

左目遂枩明值老嫗至乃分置他所而雌適以其雛來見之驚而卻徐而前遂狂呌不止雄稍稍就之若相慰馬者雌則轉而犇雛羣熟睨之見黑鬛者兩翮血縷縷遂奮翅搏之逐北數百步觀者壯焉然雄亦從此憊矣雌遂不復食相從倚一夕死而雄之死顧反後其雛凡十三悲鳴母傍主人憐而瘞之園自是之後則黑鬛者稱霸里中矣銘曰

生乎雄死乎恫取而瘞之同其宮楚子之葬馬與夫子

之埋狗也嗟寧從其隆

春夜與仲弟論文數條

鳳凰之鳴高岡也大音金小音鼓而凡鳥方以缺舌為奇不亦劣乎今文集實類此矣壬戌以來時傑各造似子非子之句以為古輿即楞服者亦競為之嗟乎精思渺識貫闢千古之未有直振筆出之而勢已錯愕矣何藉缺古為若徒缺古而已雖里耳盡驚豈堪見明眼之士哉胷懷磊磊落落或平或異要當與天下共見之自

知為衆侮而佹其古以欺人光明者之所羞也勿為也唐人由初而盛而中晚蛇神司令矣誰能挽江河而之山曰殆不然宋慶歷間文士尚纖譎而軋茁之調興此亦鬼賀之儔也歐陽子立二蘇之幟以令天下而羣譁者咸慴伏無異辭夫士顧顧力何如耳文中子曰亂世之徵文章匿采振衰者方將逆挽天潢豈得遂下流之便耶

然則株守先民與曰嘻庯然哉庯然哉驃騎驍將耳對

茂陵曰不至學古兵法察其夷然不屑之意目中無孫吳久矣況肯為程不識乎近世號法家者大都守黨塾之所共曉而間出律外之律例外之例以尊已而繩人善用之不免為街亭初著小錯通局不敢下一子悞用之則房相之陳濤斜已矣試想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豈不卓為天下雄也哉法家論法法應如是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葢才情之傑出也才與情一乎曰

是不同能撫弄柔翰者盡才也妙極哀樂之致者幾人哉古人中唯三閭大夫與司馬子長情最深讀其文如刺船蓬萊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悄然將移我情蓋皆得情之哀者也詩三百篇其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者情不啻千變而苟非有慧心焉曲盡之安用不情之藻繢乎故曰情生文文生情才與情合斯之謂文人

智勇項相望也獨困于理埸如之何曰貔貅萬隊仰甬闞而不攻可謂雄傑乎析理者當鼓其才情之銳以蹂

蹦于其中其酣也如岳鵬舉從百萬軍中奪其纛而舞不然者亦當如李臨淮納刀于韡旗三颭及地萬衆致死旣幾哉戰若陣雲寒合其難而優游于花草之間曰吾能爲空靈也直嬰慧而已矣

細若氣微若聲斯稱温養焉不能似木雞柰何曰黄鍾大吕定無細響舉武若山者吐音必若雷如必以優柔爲極詣則詩家第一清弱者先據之矣何從數李杜哉

八風十二律用之各有攸宜而材力之所賦學力之所

就要當無拂乎其人之天不度其器而槩以羽聲律之不致靡者幾希故世有謂簫聲類鳳鳴者余辨其為失伶倫之傳夫咸鳳振九苞之釆萬鳥悉臣伏焉而聽其音乃卑若治婦之妖柔吾不信也況所謂望之似木雞者謂未鬬之時也以言乎文則未操觚之時也若爪距之鋒交而仍若木雞之不動則健者攫殺之矣溫養安在哉

尚奇者宗時傑尚正者宗先民今兩無當焉惡乎文曰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然亦從乎所好焉耳達則爲歐蘇窮則爲李杜豈能舍此而他慕耶噫吾于詩業未之盡也商詩業而遂及此

茅簷集卷六